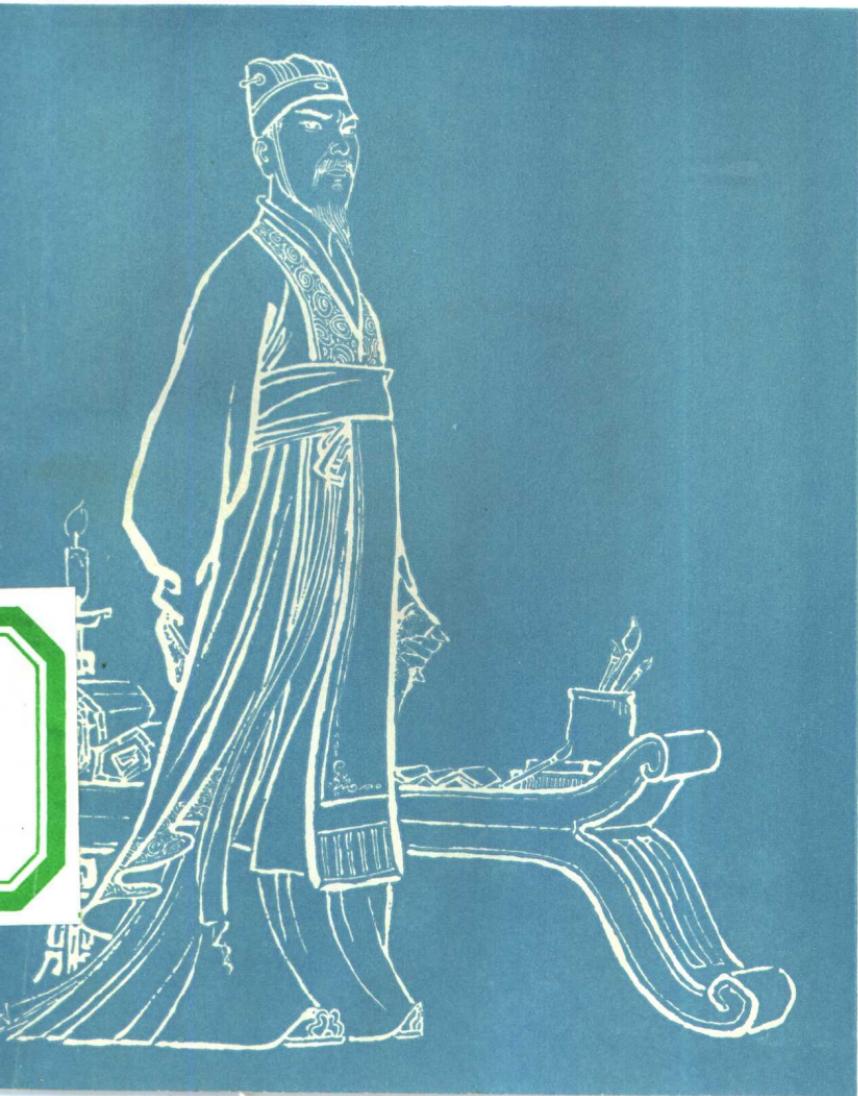


商鞅的故事

SHANG YANG DE GU SHI



商鞅的故事

谭一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鞅的故事

谭一寰著

刘泽岱插图 严国基装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68,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0

统一书号：R 10171·342 定价：0.25元

毛主席语录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内 容 提 要

商鞅，又叫公孙鞅，卫国人。他是战国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政治家，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年轻时，他在魏国做官，后去秦国，向秦孝公宣传法家的观点，先后被任为左庶长和大良造。商鞅厚今薄古，反对儒家。他认为治理国家要认清时代的变化，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公元前三五六年，他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国开始变法。他废除或削弱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奖励努力耕织和勇于为国作战的平民，提拔耕战有功的人到政府和军队里掌权；后来又废除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平毁了封疆，加强了封建制的中央集权。商鞅执行法律很严格，太子犯法，他坚持要处罚，对太子的两个老师施行刑罚。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和那些主张复辟、倒退的奴隶主贵族及反动儒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变法的结果，使秦国的奴隶制加速瓦解，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秦国确立，秦国因此国富兵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害，但变法成果继续在秦国发挥作用，奴隶主贵族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本书用故事的形式，通俗地写下了商鞅战斗的一生。

目 录

接受法家思想	(1)
一个有志革新的人	(1)
农村的两种景象	(5)
要适应时代的变化	(10)
《法经》引路	(14)
初到秦国	(22)
秦孝公的一道命令	(22)
到秦国去	(27)
不能专讲使大王高兴的话	(30)
一场儒法大论战	(35)
开荒政策的胜利	(42)
变法开始了	(48)
左庶长说到做到	(48)
公布新法令	(52)
一股反对变法的逆流	(56)
拥护变法的人会越来越多	(61)

在变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66)
迁都	(66)
必须进一步变法	(72)
废除井田制	(78)
平毁封疆	(85)
法律不能偏护贵族	(89)
处罚太子	(94)
统一度量衡	(99)
变法的成功	(106)
秦国比以前富裕了	(106)
收回河西	(111)
战斗到底	(117)
“想逼我下台？不行！”	(117)
继续推进变法事业	(122)
为变法事业献出生命	(128)
商鞅的历史地位	(135)
无愧于他的时代	(135)
法家路线的胜利	(139)
结束语	(141)

接受法家思想

一个有志革新的人

公元前三六一年的一天，魏国国都安邑（今山西省安邑县）的大街上，忽然冲过一队手持戈矛的骑兵。他们吆喝行人道：“让开！快让开！”接着，便有一辆华丽的车子由四匹马拉着，在大街上奔驰而过。

车子里坐着魏国当时的国王，就是魏惠王。他听说相国（又叫宰相或丞相）公叔痤（音嵯cuō）病得非常厉害，特地坐了马车上门去看望。

公叔痤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他已经不能坐起来，只得躺在床上和国王谈话。魏惠王坐在他的床前，夸奖他的功劳和品格。

“唉，”公叔痤叹了一口气，软弱无力地说：“大王，看我这病，恐怕不能再给大王效力了。”

“你的病会治好的，你安心休养吧。”魏惠王说。他沉默了一会，又说：“可是，万一真有什么不幸的

话，你看谁能接替你这个职务呀？”

公叔痤听到这个问题，立即兴奋起来，眼睛里显出光亮，脸上也露出一丝笑意。他用力地说：“大王，你问到这件事呀，我倒是想了很久了。有这么一个人，虽然年纪比较轻，却很有才能。我希望大王把国家大事交付给他，他一定能使国家富强的。”

“你是说谁呀？”

“啊，啊，我是说公孙鞅。他现在在我这里做中庶(音树 shù)子的官，帮忙管理一些文件。”

“公孙鞅？”魏惠王听到这个名字，脑子里显出一点模糊的印象。他记得公孙鞅是卫国人，年纪大约三十岁，到魏国好几年了。他想不出公孙鞅有什么出色的才能，或者办过什么出色的大事。他对公叔痤说：“公孙鞅年纪轻，经验少；相国是个最重要的职务，他担任不了吧？除了他，还能想出别的人来吗？”

公叔痤听了这些话，好象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感到很难过。可是，他还是打起精神对国王说：“大王啊，现在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在变，我们用人的办法也要变，不能照老规矩办事啊！这公孙鞅是一个有志革新的人，很关心国家大事。他不但读书很多，而且还能到市场和农村去观察，打听各方面的

情况，来探求使国家富强的方法。据小臣看来，现在魏国的人才，没有谁能胜过公孙鞅了。”

魏惠王听了公叔痤的介绍，不觉记起有谁说过，公孙鞅不安心在官府办公事，却喜欢跑到市场或乡下去，和一些“下等人”交朋友。惠王认为：一个做官的人放着公事不办，却和“下等人”交朋友，是有失体统的事。这种人怎能做相国呢？他暗暗想道：“公叔痤啊，你是贤能的相国，我相信你。可是你怎么叫我把国家大事交给这个不安心办公事的公孙鞅呢？你是病重了在说胡话吗？”他的眉头不觉皱了起来。

公叔痤看到惠王的神色，知道他是不肯重用公孙鞅了。但是公叔痤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说：“假如大王不愿重用公孙鞅，那末大王干脆把他杀掉。因为这个人如果魏国不重用，一定会到别国去。以他的才能来看，一定会使别国富强起来，那样就会对魏国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很危险的啊！”

公叔痤故意渲染公孙鞅具有了不起的才能，想引起魏惠王对公孙鞅的重视。那时候是战国时期，我国分成秦、楚、齐、燕、赵、韩、魏七个大国，称为“七雄”，还有宋、卫、中山等几个小国。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而魏国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这些

国家当中，四面都容易受到进攻。公叔痤知道魏惠王很怕别国强盛，会威胁魏国的安全，所以故意刺激他一下，以为这样，他就会重用公孙鞅了。

谁知魏惠王听了这话，心里暗笑：“这公叔痤越说越糊涂了。”他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公叔痤的要求，说：“把他杀掉吗？这是很容易的事。明天我就派人去抓他。你放心养病吧！”

那辆华丽的马车又在大街上奔驰，送魏惠王回王宫。这时，公叔痤后悔了。他躺在床上，竟好象这四匹马在他的头脑里乱奔乱踩。唉，明天一早，国王的骑兵会把公孙鞅抓走，杀头，象杀死一只公鸡一样，而公孙鞅到死还不知道是公叔痤出的主意哩。公叔痤想着，想着，不觉浑身发热，惶急地大喊道：

“不能杀！刀下留人！”

病床前的婢女吃了一惊，连忙推着他说：“老爷，你醒醒！醒醒！你做恶梦了吧？”

公叔痤闭着眼睛，吩咐道：“快叫人去找公孙鞅来见我！快！快！”

不久，找公孙鞅的一个仆人回来了。他说：公孙鞅不在家，据他的夫人说，公孙鞅今天清早出去，到天黑还没有回来。

他到哪里去了呢？

农村的两种景象

公叔痤要找的公孙鞅，就是我们这本书要介绍的商鞅。

他是卫国贵族的子孙，所以有人叫他做卫鞅。贵族的子孙，习惯上也称为公孙，世世代代传下来，有的就把公孙当作自己的姓了。所以他就叫做公孙鞅。至于商鞅这个“商”字，那是因他晚年被封为“商君”，才加到他的名字上去的。现代的历史书，一般都称他“商鞅”。

这一天，商鞅清早起身，到郊外农村去查看今年的收成情况。他骑马走过许多地方，看到的庄稼都不大好。在一个地方，他看到一群奴隶在田里割麦。麦子稀稀落落，高矮不齐；奴隶们弯着腰，拿着钝的、缺口的镰刀，没精打采地割着。他们一个个头颈上套着铁锁，是用手指粗的铁条弯曲做成的。在火似的阳光下，奴隶们赤着膊，黑褐色的背上雨似的汗水，不停地滴到泥土里。还有一些奴隶在挑麦，他们瘦黑的前胸明显地露出两排肋骨。有些奴隶被奴隶



主刺瞎了一只眼睛。奴隶们已经筋疲力尽，可是不能休息，因为奴隶主的狗腿子拿着皮鞭和棍棒在监视着他们。

商鞅看到这个情景，不禁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他想：“这样搞法，奴隶们怎么肯起劲干活呢？又怎么能搞好生产呢？”

忽然，一个狗腿子在一个奴隶的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十几个奴隶停了工，围着狗腿子讲理。一场冲突，好半天才停了下来。

商鞅看到这一场小小的冲突，不禁回忆起小时听到的柳下跖（音职 zhí）的故事来。柳下跖是奴隶起义的领袖，曾经带领九千奴隶，在泰山一带向奴隶主斗争，把奴隶主的财产分给奴隶们。柳下跖的起义军转战各地，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望风逃窜，大贵族龟缩在城里，小贵族躲进土堡，不敢抵抗。柳下跖的名声传播很远，劳动人民说他象日月一样放射着光芒。

现在商鞅亲眼看到奴隶生活的痛苦，就觉得：“难怪柳下跖要造反啊！”他感到奴隶制的统治方法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他骑上马到处观看，并打听什么地方庄稼长得

比较好。人们告诉他，有个山谷里今年获得了丰收。他很感兴趣，特地策马跑了几十里路，赶到这个山谷。只见山坡上一层一层的梯田，庄稼颗粒比较饱满，大半已经收割。村子里的场地上，一家家的男女老小正在打场。人们忙着干活，头上冒汗，面有喜色，确实有点丰收景象。

这位骑马的官员给山村的农民带来一阵恐慌。人们以惊惶的眼色互相招呼，不知道官府又要催收什么捐税了。商鞅好不容易才使他们相信自己不收捐税，只是来看看这里的好年景。终于，一个长胡须的老人把他请进家里，拿出酒饭招待他。

老人告诉他，在这里种田的多数是平民，也有没落的贵族。他们因为生活困难，先后到这里来开荒。这山谷本来杂树丛生，荆棘遍地，他们披荆斩棘，顶烈日，冒严寒，辛勤耕作，终于开辟出这一片田地。

“你们的收成很不错嘛。”商鞅赞许地说。

主人摸着长胡须，满意地笑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唉，这点收成要流多少汗啊！你老爷还不知道，我们种这点田，受过多少刁难和欺侮啊！”

“谁刁难你们？欺侮你们？”

“还不是那些贵族！他们不许老百姓开荒占地，

说是破坏了祖宗的老规矩。还有些儒(音如 rú)生，在一旁帮腔，说要‘克己复礼’，恢复周朝初年的老样子。……我说错了，别见怪啊！”

“你说得对呀，”商鞅说：“儒生就是孔丘一派，孔丘专为贵族说话，讲什么‘克己复礼’，他的徒子徒孙也跟着乱嚷。别理他！你讲下去吧。”

老人见商鞅也不赞成儒生的话，分外高兴。他继续讲着：“那时候，经常闹纠纷，我们的土地没有保障，生活没有保障，干活不起劲，收成也不多。后来，官府里叫我们把收获的十分之一交土地税，这样我们才算得到这块土地。土地确定归我们所有，我们觉得有了奔头，从山里引出一股泉水来灌溉，从市场上买来新式铁农具来耕作，这样耕得深，割得快。我们早上披星星，晚上顶月亮，精耕细作，才能得到今天的收成。”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辛苦一年，有饭吃罢了。官府里除收土地税以外，还常常来收这样那样的捐税，还叫我们服劳役，负担不轻啊。如果遇到水、旱、虫灾，或者家里有人生病，就要欠债。……”

尽管山村里生活不算很好，但是却比奴隶的生

活好些。商鞅在回来的路上，联系多年来的见闻，深入地思考着：奴隶主派人拿着皮鞭押着奴隶去劳动，得不到好收成；而山村的农民却能够把庄稼种得很好。在这一对比的中间，不是可以找到使国家富强的有效方法吗？

对呀，这中间确是有些道理！想到这里，他是多么兴奋啊，他恨不得长出两个翅膀飞回京城，向他尊敬的相国详细谈谈今天的心得，听听相国的意见。天黑了，他乘着月色，快马加鞭往京城奔去，马的后面溅起一片灰土。

要适应时代的变化

商鞅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兴冲冲地来到了相国公叔痤的床前。

公叔痤听见商鞅的声音，就张开眼睛道：“公孙鞅，我正要找你。你靠拢些，让我看看你。”他勉强伸出一只颤抖着的手，拉住商鞅，对他脸上端详了一会。

商鞅今天非常兴奋，眼睛里露出喜悦的光芒。他虽然劳累了一天，却毫无倦意，一面揩汗，一面就急